

灯下漫笔

## 幸福的回忆

◆ 段建平

年幼的时候，我的性格比较懦弱，与人相见总是低着头，未曾开口脸先红。母亲嗔怪地对我说，你是个男子汉要顶天立地，不要羞涩，要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

我记下了母亲的叮咛。刚开始我还是有些胆怯，不敢正面与人交流。母亲和我说话时让我看着她的眼睛。我鼓起勇气抬头望着母亲，这时，我猛然发现在母亲慈祥的瞳孔里，有一张稚嫩男孩子的脸。

那个清瘦的男孩子就是我自己。后来，在母亲的瞳孔里，我慢慢地活跃了起来，变得开朗、爱笑又自信。母亲就像早晨的太阳，我就是那一株刚冒出嫩芽的小草，在母亲柔和阳光的照耀下，享受着无比的温暖和幸福。不知不觉中那个稚嫩的小男孩渐渐长大了。

当我娶了媳妇之后，我又喜欢看爱人的眼睛说话。爱人不解，说我整天看还没有看够啊。言语里充满了浓浓的甜甜的爱意。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心爱的妻子，只见她的瞳孔里出现了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庞。

我暗暗窃喜，这不就是昔日那个满脸稚气和腼腆的我吗？再看看妻子，脸上挂着两朵绯红的云霞。在一天天爱的烛光的摇曳中，陶醉了我的热吻。妻子用她那端庄而深情的微笑，收藏着我们甜蜜地、浓烈的爱情。

母亲瞳孔里的那个孩子常常爱笑，有时笑得天真烂漫，有时笑得又傻里傻气；妻子瞳孔里的那个青年也常常爱笑，笑得激情澎湃、笑得真挚和温馨。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现在，我多么想再看一看母亲那双充满爱怜的眼睛啊，可是，母亲早已经不在了，留给我的是不尽的哀伤和永远的思念。

当我坐在妻子的前面，温情地看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时，我发现妻子变得有些苍老了。在她的瞳孔里，再也看不到昔日那个帅气的青年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昏花。无奈，自己已经是一个年近花甲的人。

懵懂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闭着眼睛就能看到过去那些清晰的画面，因为那些画面已经定格在自己记忆的最深处。

我闭着眼睛，耳旁似有一股清激的甘泉在弹奏着悦耳动听的岁月金曲。顿时，幸福荡漾在心头。在那梦幻迷离的世界里，我又看到了母亲那双深邃的、亲切的眼睛，那个明亮的瞳孔里，映射出一个稚气孩子的笑脸，那是我自已，依然那么的天真烂漫。我看见母亲一直在对我笑，笑意绵绵，笑容灿烂，绽放着希冀和力量。于是，我也笑了，笑得心痛，眼睛里挂满了悔恨的泪水。

其实，母亲就是一座高山，蕴藏着万物，哺育着儿女健康茁壮地成长。母亲就是一位深情的歌，婉转悠扬，轻吟浅唱，在那激昂的音符里，充满了殷殷期盼和缕缕的思念。母亲的平凡和伟大，母亲的善良和纯朴，母亲的包容和无私，都是我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特别是母亲那无数次对我的激励和宽容，就像一把金钥匙，让我坚强地去打开人生那个神秘的世界，拥有自己的一片蓝蓝莹莹的天空。

美好的回忆已经凝成了花瓣，岁月的春雨已将往事淋成云烟，可我依然怀念偎依在母亲怀抱里天真烂漫的季节，用博大而温馨的母亲亲情，留住那愉快美好的每一个瞬间。

愿温暖如初，愿岁月永恒。

院子不大，一下子拥进来七八个人，个个身上都带着血，吓得冯氏花容失色，突突却激动得声音都抖了，跑前跑后帮忙救治伤员。伤员中只有两个伤势较重，其余都是轻伤。牛少校抽空拉了贻海到一旁，略微讲了经过，倒也没跟民间传闻七七八八。第三集团军不是嫡系部队，枪械粮饷自然比不上中央军，不过总部特务营还能说得过去，每个班都配有一挺仿捷克式轻机枪，这次偷袭又是志在必得，全部家底都用了上。该军在郑县驻防经年，街道地形熟悉，又有人做内应，顺利从日军阵地间隙中穿过，直扑南关军需仓库；得手之后，撤退时遭到围堵，撤出去了绝大部分，十几个伤员不愿拖累大部队的，重新进城散开，各自找地方潜伏养伤。其中有五六个人就跟了牛少校。而他一时也没地方安置这么多的人，猛地想起了贻海，便趁天没亮，直接带人摸到罗家胡同，找了个没人的院子躲起来。整个白天，城里鬼子伪军蜂拥到处搜捕，他们也不敢出门，直到天又落黑了，才打算出来找贻海，却正好见他从外边回来。

说完经过，牛少校压低声音道：

· 星海钧沉

## 孔融让梨不让言

◆ 周振国

不饶人，甚至以吐槽为能事的嘴所赐。袁曹之战中，曹丕收了袁绍家老二袁熙的漂亮婆娘甄氏。孔融散布说，武王伐纣时将纣王的美妃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不解，妲己不是被姜子牙杀了吗？孔融答：这是我按照今天的情况想象的。曹操这才明白，原来孔融是在埋汰曹家，言外之意，你老曹能纵容小曹娶甄氏，还不等于武王把妲己嫁给了弟弟？但史载，甄氏实贤德之妇，还真不像传说中的妲己乃蛇蝎美人。

东汉末年，民不聊生，曾唱出“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曹操决心禁酒。孔融明知曹操禁酒是因为惜粮，却横加反对，其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高谈阔论，胡溜八扯，把帝尧、孔子、刘邦等圣哲或帝王建立功业都归功于好酒，盛赞“酒之为德久矣！”并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置曹于不堪；不仅如此，他视禁酒令如废物，照样每日把酒言欢。

就像先贤董卓不顺一样，孔融也看不惯曹操拿汉室的权，凡事与之作对。譬如，在东吴使者面前狂吐糟朝政，尽丧汉室和曹氏的脸面；曹操要讨伐对汉献帝断贡的刘表，他鼓噪替刘表开脱；他主张距离许昌千里之内不应再封建诸侯，这摆明了是针对曹操的；甚至曹操为平定北方要远征，他也冷嘲热讽，如此不一而足。倘若这些还能勉强解释为他的立场问题，或者说书生意气对权势抗争的话，那么接下来他那张嘴秀舌的，以其孔子二十世孙和建安名儒的身份，就直接让人无语了。

在和“忘年交”愤青祢衡互喷时，他曾抛出“父母无恩论”：子女是亲情欲的产物，没啥亲不亲的，是寄存在母亲肚子上——好比一只瓶子里的一件东西，出来了就出来了；还是这一对喷子，祢衡吹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回祢衡乃“颜回复生”；而《路粹奏孔融书》中，还揭露孔融任北海相时曾放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这是反话，怎么说呢，曹操想杀人，找个理由还难吗？何况孔融实属儒加狂儒，到处过嘴瘾、造口福。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说：“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

功。”鲁迅先生也说过：“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孔融的悲剧，其实还是陈寿有先见。一个屁大的孩子，因小嘴会说，被大人惯着，以至于把聪明用在嘴上，凭一张嘴逞强、刷存在感，日后能成什么大器？又怎能不狂妄轻狂？当然，孔融有“建安七子”之名，为官也赢得一些政声，但终究只是坐议立谈，真刀真枪时则菜得不行。譬如，任北海相时他曾两次败于黄巾军，第二次还是刘备解的围，后又败于袁绍家老大袁谭。搞笑的是，袁谭来攻时，将士浴血拼杀，北海大人却在读书谈笑，结果兵败，他只好逃往山东，妻儿尽被袁军俘获。

但据《后汉书》说，曹操办孔融时，是孔融七岁女儿的一句话：“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使曹下了尽杀的决心，史载“下狱弃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果如是，曹氏心狠手辣不说，但花骨朵般的孩子，生命比啥都重要，咋就说了那样的话呢？害得连同她那九岁的哥哥也命丧无辜！这一点，好像有点像她老爹，令人哀叹！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说：“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

· 新书架

## 《家庭的觉醒》：引领家庭教育的革命性转变

◆ 吴乃敏

我们越觉醒，离孩子的心便越近，也越能给孩子温柔而有力的教养。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带领整个家庭走上觉醒之路。觉醒的教养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游戏规则：要改变的不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联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被现代社会对养育子女的误解和自身内在的局限蒙蔽了双眼。觉醒式教养的核心就在于：孩子不需要我们带领他们觉醒，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觉醒的。

我们的任务是巩固他们天生的觉醒意识，为它提供可以开花结果的土壤。要完成这个任务，父母必须转移育儿焦点，从控制孩子转向支持发展孩子的体魄、情感和心智。

这本书因融汇西方心理学和东方哲学而充满洞见。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作者为读者提供了极具实用性的引导。她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

望着河中，脑袋一片空白，不知用什么词来表达由衷地赞赏。对于我的专注，天鹅似乎有一点深刻的不屑，甚至鄙视。它把属于它的那种孤高美好气质呈现在了我，把我衬得孤陋寡闻，甚至一无是处。我傻傻地站了许久，甚至不知什么时候，天鹅已经飞走了。

本就不太炽热的阳光，隔着玻璃照着着我，慵懒爬上脸颊。楼下空地，就在那些开满像绵雪一样白花的碧桃南边，陈列着一些简单的设施，木椅或石凳。上了年纪的老人，自顾自地，调话筒，试音响。不多久，声音传来，是像刚《穆桂英挂帅》：“辕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我爱国臣……”每天这个时候，声音都会响起，寒暑不辍。从刚开始的反感，竟然逐渐地听着有些味儿了，这是时间的给予，也是岁月的馈赠。

高高低低的树随风摇曳，浅黄，或者嫩绿婆娑。视线无处落脚，被一棵高高大的大树接住。那棵树的枝杈中间有一鸟巢，似有鸟儿蠕动。鸟似乎都喜欢把巢筑在高树之端，而不筑在低树之端，是想离人远而距天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鸟也具有神性。离散的视觉中，说若没有这个温暖的鸟巢，这个世界将会多么无聊又无趣。

七里河游走在春风里，它应该不只七里，就像碧桃，不仅繁事如花，亦是通往春天的使节。



荷韵清华图(国画) 王学俊

· 郑州地理

## 七里河畔

◆ 张向前

鱼？可见，诗人的感性。

鱼不管那么多，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动，不理睬诗人的矫情。它们避开闹腾的鸭子，沿着河边清静地方游走，就像我，经常游走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大多的鱼儿只有半斤炸，轻柔加可爱的样子，不像四足迅疾的高大动物凶猛。是那种常见的鲫鱼，或者鲤鱼，鲜艳如红色、黄色者较少。不知它们是在觅食，还是在寻找什么？一座座青色的脊背默然前行，仿佛是一列列开往春天的地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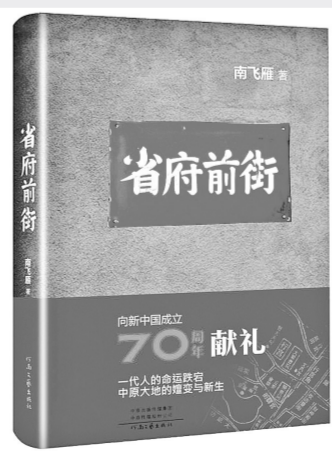
不远处长虹卧波，水中倒影与真实桥拱浑然一体，是栖鹤桥。鹤没有见过，倒是有很多白鹭。它们趁上游闹水，下游水落的时候，三五成群地来到河边，等待时机饕餮。小鱼、小虾、水生昆虫和贝类，是白鹭最喜欢的零嘴儿。河里从来不少这些东西。浅水的时节，河畔就会迎来这群稀客。人们饱览了风光，白鹭饱胀了肠胃。直到晚风渐起，一行轻盈的身影，才恋

恋不舍地朝着那轮赤黄的斜阳飞去，成为黄昏温情的一点诗意。

偶然一次，随意在河边闲走，我邂逅了一只天鹅。这座城市是很难见到天鹅的。天鹅喜欢安静，喜欢水草丰茂的峡谷、滩涂、僻远的湖泊，城市太喧嚣。一只小天鹅，瘦瘦的身形，长长的脖子，纯白的羽毛，有点形单影只。可能是失散的，也可能是掉队的。它孤独地站在清浅的河中央。我有些惊讶，心里泛上幸福的感觉：竟然能碰上天鹅。记得那年远足新疆，跑了好远的路去看天鹅。导游心无底气地说，能不能看见天鹅，只能碰运气了。果然，只见一群野鸭白鸪之类的鸟，当时很多人觉得遗憾。呵呵，鸟有偶遇，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幸运的呢。

除了我，河畔无人。天鹅顾自河中漫。它似乎看见了我，又像是没有看见我，至少在它落落大方的神情里不曾有明确的表现。它的行走蕴含着一种高贵，和一种无以言说的典雅。我呆呆地

## 连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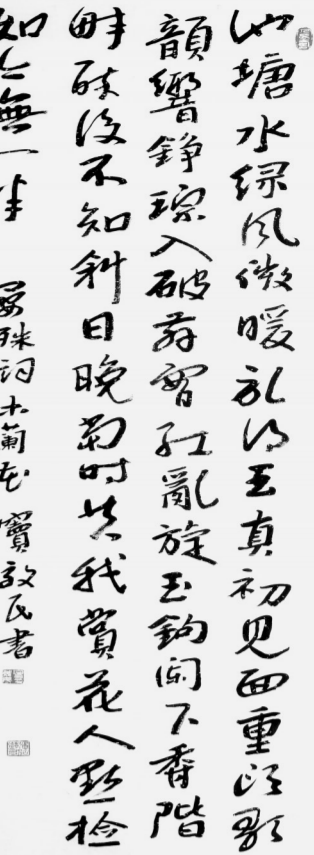
过深夜无法去取，只能等到天亮再说。贻海跟他合计了一阵，牛少校坚持道：“鬼子昨天吃了亏，肯定要全城大搜捕，待在这里是祸您添麻烦。取下白天看过，巷口那家院子够大，没人，估计是举家搬走了，我们吃也没了，喝也喝了，一口气总算喘回来了，现在还是趁黑回去的好。”两人争执一番，贻海实在拗不过他，只得先出去探了探路，借着夜

深人静，将牛少校他们送回到那个空院子。

等一切安排妥当，冯氏和奕奕也回房睡去，早已过了子夜。贻海在杂物间躺下，只觉筋疲力尽，浑身上下无一处不酸痛，伴随倦怠袭来的，还有漫无边际的心事。适才牛少校所言，重又把心底的伤处翻开来，血痂还没长好，丝丝渗红，疼得锥心。平心而论，小周做特工不如做记者，露出的破绽太多，两人几次接触之后，他就有些警觉，却又舍不得她笑时的一双弯弯眼，不忍就此断了；不久，战区长官部军统随军组的老薛找到他，直言小周是汪逆特工，证据若干，已经坐实，让他继续保持接触，伺机把她上的下线，乃至整个汪逆特工总部河南区打探清楚。贻海正统军校步兵科出身，学的是攻守野战，对谍报反间毫无兴趣，本想拒绝，但又想光明正大跟小周厮混，这才答应了。说来也怪，两人就此长别两月，短则旬余，总是要见一面，而幽会相处之际，贻海从来眼中只有风情万种的女子，根本记不得老薛的谆谆嘱咐，故而你依我依的悄悄话虽多，却从未涉及过党政军情，他不问她，她也不问

他，两人就这么跟寻常恋爱爱情的男女一般。时间长了，老薛郑重其事约谈，责怪他经费领了许多，却一直没什么进展，对上峰不好交代。贻海也一本正经，说经费给得太少，那女人心气高得很，一股利诱根本无效，他自己不但体累心累，还为党国倒贴了不少津贴，不发个勋章是说不过去的。两人忧国忧民地讲来讲去，最后都忍不住一通狂笑。老薛到底够意思，又特批了一笔费用，贻海私下返给他一半，另一半带着小周游山玩水，全都给花了。如今斯人已逝，永不能见，还是跟另一个男人同穴长眠。想到这里，贻海不由睡意全消，鬼使神差地披衣起来，想再去看看小周。

门一开，赫然可见院子里站着个人。暗月无色，风淡星稀，看不清身，学的是攻守野战，对谍报反间毫无兴趣，本想拒绝，但又想光明正大跟小周厮混，这才答应了。说来也怪，两人就此长别两月，短则旬余，总是要见一面，而幽会相处之际，贻海从来眼中只有风情万种的女子，根本记不得老薛的谆谆嘱咐，故而你依我依的悄悄话虽多，却从未涉及过党政军情，他不问她，她也不问



木兰花·池塘水绿风微暖(书法) 窦效民

· 诗路歌歌

## 春之图

◆ 张升华

春天 我走在门前城河岸边 被一幅幅音画惊煞了双眼 于是 便随手记下些许新想

请看 垂柳轻拂恋人们的倩影 阳光深照老人们的笑脸 小鸟啾啾 欢快地飞跳在红叶绿枝中 像在弹奏琴键 又仿佛在叫我顽皮的童年 还有蜜蜂嗡嗡 燕子呢喃 蝴蝶翩跹 它们共同编织着这美丽的画卷

突然 我的眼前一亮 被一位母亲在林间教儿子读书图 深深拨动了柔软的心弦 是啊 生活按下了重启键 春风依旧和 阳光更灿烂 看路上的快速哥在飞快地运输着希望 听 桥头的小商贩在稳当地叫卖着心愿 瞧 河边的环卫工在认真地擦拭着梦想 闻 田间的老黄牛在深情地歌唱着春天 此时 我不由地想起远方的爹娘 他们是否安康 是否享受这份清闲 还有那个叫山青的令我心疼的小侄女 她是否也回到了久违的校园 哦 会的一切都会一定会的 因为我们头顶的是同一片蓝天

走进春天 走进乡恋 走进家国绵绵的期盼 祈祷我的家人永远无恙 祝愿我的祖国昌盛繁荣

## 赞庚子春武汉解封

◆ 杨德本

九周会战铲顽虫，欣逐荆荆今解封。 复产复工三镇暖，撤检撤站九衢通。 疾风苦雨终消散，柳暗花明还太平。 首敬众医挽千命，更怜将帅与援兵。